

BIANHU

江

危险

WEIXIANBIANHU

辩护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5/2229

危险辩护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险辩护/江浩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. 9
ISBN 7-5059-3236-5

I. 危… II. 江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5744 号

书 名	危险辩护
作 者	江浩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杨晖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20 千字
印 张	14 印张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300
书 号	ISBN 7-5059-3236-5/I·2448
定 价	2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呼唤正义与法制的呕心著作。文章通过“中国十佳律师”林光 and 许多同行，在为当事人进行辩护时不可思议的遭遇，大胆地反映出法制尚不健全的今天，律师这个行业的真实现状——许多人还只相信自己直觉中的善恶悲喜。任何胜诉却违背他们直觉中对与错的辩护律师，都会招致其漫骂非议和报复。艰难的中国律师正在以生命和鲜血进行情与法的挑战，来维护法制的尊严。

不论时代诞生多少杰出、伟大的律师，也别指望有一天会为他们设立诺贝尔奖金；律师为一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的这个事实，就可以使不少人得出该律师自己也好不了多少的结论；因为，在中国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，是几千年来鉴定人的一个准则；这是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为委托人辩护的律师职业上的困扰。不仅仅是在中国，在全世界也是如此。

——作者提示

开 篇

胡健，他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两欲锐减了。

以前，他总是用这话涮别人，这回轮到自己涮自己了。食欲，就不用说了，凡是能吃的东西，他瞅着都来气，闹不明白，吃得驴脸淌汗的人哪来的这么好的胃口？他闻着街边小店跑出来逛街的炒菜味，就是一串野战榴弹炮式的饱嗝，打得满嘴沼气池子味道，就为这个，和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差点打起来。人家以为他拉到裤子里了呢。

一个星期了，胡健顶多喝了两碗凉水。全当消防车开进胃里，浇浇里面一股一股往上涌的火浪。胃里，胡健要是还有点人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到从那里往外一阵阵冒火，烧得整个嗓子成了烟道；烤得他，胡子横七竖八，翘起歪斜直劲往腮上拱，里面还夹带着小米粒般大小的火疥子；不是一个一个的，而是一片片的，也许是知道自己不上税，像上了尿素似地茁壮成长；底下是红的，上头是黄的，稍不留神一碰，一阵火辣辣钻心疼后，就有一粒粘稠的金珠挂在胡子根上。当然，这块金珠不归武警黄金支队管理。现在，胡健尿尿不敢再低头了，看看往日自认为是最骄傲的了。他估计那家伙可能变成了微型火焰喷射器了；但他尿尿后，又冷得他后腰一哆嗦一哆嗦地，两肩



后脾联合起来直打寒战；这一段时间，尿得也不干净彻底了，有点拖泥带水，经常在裤裆两侧水印遥远的非洲地图。

至于性欲，对于胡健说，有没有“性”还得两说着；他感到自己快要，也就是要成了中性人了。老婆领着儿子，在法庭偏心眼的判决后，从他的床上和厨房里消失了。现在，连她是什么样子都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时间刚刚过了两个月，才两个月啊，就完成了从不正常的亢奋到正常的心理性阳痿，这个一般人不容易达到的全部蜕化的过程。而老婆胜诉，主要原因是指责他性经常亢奋后，对她的种种的折磨虐待，并当庭出示了后背前胸上的证据与罪证，而且向法庭还交出一盘鬼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录的他连吼带叫，而她则苦苦嚎叫的声音。胡健只是说她这些都是借口。法官让他说。他想了想，说什么也说出来了。认了。说你们判吧，再往下不是不乐意说了，就是说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他才知道，人嘴两层皮，说什么时候来月经就来月经，连个规矩都没有。

离婚后的半个月，他见着漂亮的女人，即使不回头也得拿眼溜一下。走出很远，还想着那位鼓鼓的胸和露着的圆圆的小腿，和那在后背上能隐隐看得见的乳罩带；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碰上什么也不戴的现代女性，能看见前面的两个活动的钮扣，上下乱跳。难怪现在治安越来越糟。这样，他能高兴一个上午或半个晚上。胡健说自己这是遥控抚摸。当年，在成都的空降特种兵服役时，自己和战友没事，脱光了身子，就在军营背后的山上树林里，将一排中式 M1 主战坦克炮竖起来，比谁吊的啤酒瓶子时间长。他经常是前三名，有时一连两个月高居排行榜之首，气得副排长一个劲嚷嚷，要找人给他做尿检。

现在，不行了。好日子过去了。在第一线还没干多长时

间，就退到二线上来了，再也没有精神了，连余热也没有了。胡健自己估计，就是干啃八斤虎、狼、鹿三鞭，经过商检是货真价实的，也无济于事了。这几天，他有时也浑身上下胡撸一遍，怎么胡撸也没找到那辆主战坦克。

人要是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放屁都扭腰，吐口唾沫都割坏舌头。

现在，胡健再也不敢说别人了。自己也是一个劲地反省：都是说别人说的。不是说这个人是王八，就是说那个人扒灰了。自己呢？现在才明白，绿帽子一扣，绿手套一戴，绿袜子一穿，二话没说，什么质疑也没有，就跟着进了前门西边的什么教堂结婚了。当时，自己就没想想，操，凭这德性，还有资格进教堂，那也是该你进的？现在想，就孩子是自己的。那肯定没跑的。这也是阴差阳错，前赶后赶，赶到自己这的。要是稍微再晚一分半秒的，说不定是谁的。现在这开放的社会，连爹是不是真的都难说了；只有妈是真的。再过一段岁月，连妈是不是真的，也难说了。不是出来克隆了吗？据说，以后人像是鸡场一样，一屋子一屋子繁殖，全都是一个模样。要是早先，胡健就开始琢磨：这样好，谁的老婆都认不出来，妻妾成群的日子就不远了，抻着脖子一嗓子，咯咯叫着跑来一群没翅膀的裸体女人……

现在，他一点这个邪心和闲心都没有了。

胡健眼前只有一壶肯定是城乡结合部勾兑出来的假二锅头酒，越看越上头，还没等喝就觉得饭店房子盖歪了，窗户框做斜了。一盘花生米是水煮的，有大有小不说，颜色也是黑的黑红的红。大都是边缘颜色，一般画家还调不出这个色来呢；也许是别人剩下的，端回去拼了拼，又端上来了。就这一盘，还



八元钱呢。胡健心想，也行了，自己卖了，也许还不值八元呢。喝吧，酒色财气，前三位都不辞而别了，现在就剩气了。

他抬头看了看，这个饭店里的人没人看他，连窗户上只见光明不见出路的苍蝇，都将屁眼对着他。对着小酒店的是一个他妈的什么律师事务所？他从苍蝇屁眼的下端瞄过去，看清了铜牌上铭刻着：

林光律师事务所

胡健总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，好像是在什么鬼地方或关键时听说过，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；最近记忆也是一团糟，刚刚想起的事，要是不拿纸记上，撂爪就忘。这哪像是一个当过特种兵的人？自己才三十岁啊。以前，对律师没好感也没有恶感，总觉得能有一个人在法庭上替被告说话，总比没有强。自从老婆那档事后，他才知道，律师这玩意儿，纯粹不是东西，没理也能搅三分，有理那就是小人得志什么样，他什么样。有时，看他叭叭地说，真想扑过去撕烂他的嘴，往里瞧瞧，最里面是什么结构，是鸡屁眼还是肛门？这么不负责任？林光律师事务所不断有人出来有人进去，大部分都是西服笔挺，皮鞋铮亮，胳膊下都夹个真皮皮包。小头梳得油光水滑，能当奥运会的冰球场用。衬衣雪白，领带半露，男女都是一律胸往前挺，可能是怕将那一肚子屎半肚子屁给甩出来，绷紧点。

现在要是让胡健填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测验单，他肯定不知道填谁了。要是让他填，谁是最可恨的人，估计十有八九将律师这个行业填上。和老婆离婚，他就没请律师。老婆比他有心眼，还请了一个据群众说很有名的律师。不就是离婚吗？自己吊她一阵子也行了，气也出了，还得看着孩子面。他妈再不是

人，儿子也是自己的种啊。今后，儿子管谁叫爹，那是他的事了。目前还是认他这个下岗的爹。

这时，一张驴一样长的脸贴在外面的玻璃上，龇着牙朝他笑，正挡住了律师事务所牌子。胡健一看，是本厂也是下岗的王洪。这家伙能耐。将停在库房里的一辆崭新的桑塔那 2000，硬是给一件件卸出去，当汽车配件卖了。厂长有一天要坐时，司机才发现车被人开膛破肚了，能掏的都掏没了。公安来人一查，很容易就找到了王洪。王洪也不否认，说是自己干的。原因是自己和厂长签了承包亏损的门市部合同，五年。没想到三年开始大赚，厂长一个会议，将合同给废了，收回厂子管理；变相承包给他的嫡系了。王洪咽不下这口气，到处找律师打官司，结果，都是不了了之，还贴进不少律师费。后来，索性自己找公道。下手将厂长新买但不敢马上就坐，怕群众骂娘上级来查的轿车，零敲碎打地给解体了。结果呢，自己栽进去了。公安立案和检察院提起公诉，其实执法两机关，也很同情他，好在大部分零件都追回来，加上本人认罪态度好，又请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律师，差点将女法官的泪腺给说开了闸门，结果是判了一年缓一年。

胡健向他招招手，王洪跳马猴子似地蹦进来；关了两个月拘留，还是个不老实的鸟。

在厂子时，王洪经常向胡健主动靠拢。他很佩服胡健当过特种兵这一段历史。胡健当时认为他是个混混，承包赚了点黑心钱，就不知道自己肾长在什么地方了，多少有点瞧不起他，对他也是不冷不热的。现在，不行了。自己和他也差不多了，也许还不如人家了。人家是不知道肾长在哪里，自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肾。



这两个人可谓是伤心人对落魄人，这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点。

那点菜那点酒，喝得店老板直翻白眼，但也不敢撵桌；因为他多少听出来点火药味，别惹火烧身，反正占一张桌，总比砸了一张桌要合算。

他们所谈内容从日本周边有事，到大葱今年价格可能稳中有降，一直说到穷富不均不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，和企业股份制又给当官的提供了一次收敛职工民脂民膏的机会。而自己呢，总是脱贫不能致富。现在，又得复贫了；成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嫌弃白眼的“希望工程”。

说着说着，两人也不知怎么谈起自己还不如妓女了。王洪大腿一拍，说请胡健卡拉 OK，并言明自己有一个哥们开歌厅。胡健还有些拿不准，因为他从来也没进去过，何况自己从小唱歌就五音不全。王洪说唱好了就去找帕瓦罗蒂较劲去了，在这待什么业呢？卡拉 OK，翻成汉语，说是发泄。胡健想想自己回家也没人了，去就去。于是，两人趑趄着相互搀扶着进了玉泉路北一家黑灯瞎火的歌舞厅。

初一看，歌厅门脸不大，比街上卖煎饼果子支的摊大不了那去，进去一看，里面的世界可就广阔了，一排又一排包厢，估计足足有五百平方米。灯泡好像都坏了，音乐又低又哑，男女又是歌又是舞，人影都是上下晃动，要害部位都自然地贴在一起。

王洪领着胡健穿过这些人，进了一个包厢。王洪又招来两个三陪女。一个说自己叫胡慧中，一个说叫林青霞，都是港台打扮，努力往正宗原版上靠。胡健多少心里有些发慌。这毕竟是头一次，而王洪可不管这些，搂过来一个就按在大腿上，手

习惯地从后背伸进去，揽住了小胡的腰。小胡哥呀哥呀就势搂住王洪脖子，劣等口红往耳根脖下乱抹一通。姓林的见这边操作上了，而眼前这个男人拘束得像个处男，就将头歪在胡健肩上。

胡健闻到一股香水味，这么近有日子没嗅着过了；还没等他再有什么反应，小林冰凉的小手就伸进了他的禁区。胡健吓得挺在那里。他没有想到，进程会这么快；中间连个过程都没有，一步到位了？

也就这时，胡健敏感地觉得自己的主战坦克，被小林青霞的五路兵马合围了。

还没等胡健琢磨出道来，王洪往桌上甩下五百元钱，对小林说：“这是你的，将我哥伺候好，不满意，我找你算帐。胡老兄，我找个屋，这地方归你了。”说着趴在胡健耳边小声说：“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五百元钱，不能白给。这可是我的血汗钱。人生得意需尽欢，莫使美女空对你，有多大能力就玩多大能力，只要不让我雇人将你抬出去就行……”说完，王洪拥着小胡慧中出去了。屋内就剩下胡健和刚刚认识不到三分钟的小林青霞。

也许是这句话，让胡健的务实精神再度面对现实，进行了破罐子破摔的调整。胡健一下子将小林青霞掀翻在桌子上，不知道是用劲过大还是怎么地，小林青霞叫声高得吓人。这更刺激了胡健肾上腺的激素生长，压抑和委屈，气愤与反叛都像火一样向身下呻吟的肉体倾泄而去。这辆空置已久的主战坦克，发出怒吼，加大油门，碾碎野战壕阻拦，再一次深入虎穴，东冲西撞，前挺后翘，原地打转，最后长驱直入……

圆桌，此时成了风雨中的小船，东摇西摆，上下乱跳，和

着小林青霞的带有做作的呻吟声，在胡健强有力的推动下，将墙撞得当当响。

在身下肉体 and 桌子共同发出的声响里，胡健好像感觉到自己的肾还健在，而且还和当年服役时一样的质量；这一段，他总觉得丢了，再不就是出了什么故障；现在，他多少有点放心了。知道自己还行。酒色财气，现在又找回色来了。以后会慢慢都找回来的。他就不信，这辈子就这么低潮地过去。此时，他莫名其妙地有点感谢王洪，觉得他够哥们。

“哥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是我碰见最棒的。我想你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胡健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就这么办。”

小林青霞在桌子上已经是一身汗水，脑袋垂向地下，悬在半空；头发零乱，拖在地上；脖子歪在桌沿，肩胛顶在墙上；整个桌子四条腿都翘起开了，要不是还有椅子支着桌面，恐怕剩下的就是天翻地覆了。

这些情意绵绵的话，让胡健再一次控制不住。他感到主战坦克失控了，不再受自己的约束，而是脱缰而去，自己也被它带动着紧紧追过去；一阵舒服的浪潮蓦地蔓延过全身，胡健大喊大叫之后，所有的油料和机油都耗尽了，坦克车也趴在那里一蠕一蠕地喘着粗气动不了。整个世界都彻底抛锚了。

战争结束了。屋里死一样的寂静，只有男女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声，顺着汗淋淋水珠落到地下。

也就是这时，一束探照灯扫过来。胡健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小林青霞猛地推开身上的胡健，赤裸着身子，手里抓着衣服踢开窗子，跳将出去。

警察出现了。

胡健一丝不挂地蹲在沙发上，想跑也来不及了，脑袋里一

片空白。警察好像也习惯了，很和气地说：“穿上衣服，走。”

胡健找了半天衣服，没找到。刚才，准是让小林青霞抓错衣服，给拿跑了。警察从桌上扯下桌布，扔给他：“围上。”他围上了，左右看看，像是给上夜班的警察做饭的大师傅。好吧，就当给他们送饭来的，胡健光着上身，下身包着桌布。跟着警察走出去了。

这一个晚上，就抓了他一个。没人跟他上警车。他感到有点孤独。

此时，他有点后悔，当初上这儿来干什么？自己在成都不是配合警察抓过嫖客吗？现在，给人家抓住了。又一想，抓住就抓住，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了，要钱没有，要脸早都丢了，要命有一条；何况，干这事也到不了被枪毙的地步。不知道王洪现在怎么样？上车前和进车后，都没看见他的影子。说不定他溜了呢？这种事抓住的都是新手，老手一个也抓不住。嫖妓人人有，抓不住的是高手。

到了公安局审问他，跟他来的是谁？跑掉的妓女是谁？他一口咬定是自己来的，他绝对不能供出王洪，一是不够哥们，二是他现在是服刑期间。至于妓女是谁，他知道那是假名，也就说了，叫林青霞。气得警察直拍桌子大骂：“好女人名字，都让这些坏女人给糟蹋了。”最后，让胡健交罚金 5000 元。胡健想了想，但没敢说：自己剥皮去骨也不值这个零头的一半。他说没钱。警察说通知他单位，他告诉人家下岗了；警察叫他老婆来，他说早都离婚了，他还找不着她呢；要是警察能给找来，他一定给他们回扣。警察让他找朋友借钱，他说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了。警察没办法了，说先关进去再说吧。

第三天，他被提出来。一看是王洪来看他。两人闭口不问

敏感问题。王洪说：“他们说5000元就放了你。”

胡健说：“我是五毛钱也没有。”

王洪说：“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借点吧。要不，谁知坐到什么驴年马月？出来再赚呗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自己怎么也能赚5000元。”

胡健点点头。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王洪说：“都是高利贷。”

胡健没吱声，眼睛向一边躲闪了一下。

王洪说：“百分之五十利息。”

胡健叹了一口气，面带苦涩。

王洪说：“等出去，我帮你贩点鞋垫，一万元怎么也能还上。”

胡健没有办法，只好默认了。

这时，另一个屋里一阵乱叫，警察跑过去，押走一个活蹦乱跳挣扎的犯罪嫌疑人。紧跟着跟出一个着西装夹公文包的人。王洪事妈地说：“这个人昨天还在电视上讲法律呢？是个大律师，叫他妈的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”

胡健抬头看时，只有背影了。“案子不轻啊。”

王洪说：“杀人。这小子用菜刀愣是将他哥给剁了，剁完了，装到土篮子里拎到公安局自首了。这小子叫赵文彬，对了，律师叫林光，是全国十佳律师。”

胡健现在才明白，刚才为什么看他后背有点眼熟。他就是老婆，现在得叫前妻了，当时打官司请的律师。但胡健觉得那个杀了人又来自首的人，有活下来的希望。这个律师太能说了，能对着一桶马尿说着说着，最后能说得变成矿泉水。他可领教过什么是口才了。而且也想起来，进来前喝酒的小店对面

的律师事务所，就是这个人的，那上面有他的名字。

当天下午，胡健就出来了。自由到是感觉到了，但更感到偿还一万元的艰难。王洪找到他家，一个劲说是自己害了他。胡健反过来还得安慰王洪。王洪走后，胡健一个人躺在发霉的床上，眼睛转了三四个钟头，也没想出赚钱的招。

期限很快过去了，王洪捎过话来说：再给三天时间，要是不还，就拿他儿子开刀。他们知道他儿子在什么地方。这一拳打在胡健的要害处，也就是睾丸中心。他差点死过去。这个世界动谁都行，他都无所谓；动自己，就是挑了脚脖子，也没啥。惟有儿子，不能动。这是他的生命的最后底线。他不能给他幸福，但也决不能给他带来不幸。起码自己还是个男人，一个当过兵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住，这个人活着和死了都没什么差别。

但一万元上哪里去寻？他想过偷保险箱，可哪个保险箱有钱？又放在哪里？抢银行？北京刚刚平息鹿宪州、郭松数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事件，自己行吗？上哪捡点儿？谁会将一万元扔到大街上，供他来捡？就是有人扔，也轮不到他捡早都让别人拿跑了。卖血吧。去了一问，不仅要证，还要什么回扣。再说卖一年也卖不到一万元血钱。他又到医院摸了摸，问人家要不要肾，差点让保安将他抓走；人家以为他是偷乞丐肾的人呢。最近，东城发生夜里将睡在路边的乞丐拉到车上，捂昏了，将肾摘下来又包扎上扔到郊外的事件。逃跑吧，怕儿子出事；自杀吧，又有点不甘心。

胡健，现在是走投无路。真是应了那句俗话，老二犯错误，老大遭殃。

也许是真应了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句救死扶伤的话。有过一

面之交的李群，在胡健走投无路，又非得要趟开路时，不知道怎么探访到他这拿显微镜也找不到的家，拍拍门算是打了招呼，径直走进来。开始，胡健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借高利贷的债主来了呢，细一听介绍，才明白是李群来了。他要是再不来，可能也就忘记了。当初，李群让人家骗了一批货，发到成都，是胡健接到命令，带着一个班的人马，长途跋涉，给拦截回来的。后来听说，下命令的首长提前离开了部队。他们这些小兵，当然没事了。军人嘛，执行命令是天职，这是任何朝代都改变不了的。

李群一进屋就是一番同情。胡健是明白，他是没事决不找没用的人。后来听说，他那一批货物是走私进来的，由于分赃不均，另一方抢了货物往湖南就走；李群仗着军队有人，于是动用了不应当动用的力量，半路给拦截了下来。问题是，对方也不是好惹的，一纸内部参考上去了。当时不但参与此事人都受到不同程度处分，而且也明令军队和执法机关不要介入经济纠纷。拦截回来的物品，全都充公了。

胡健问：“你有事吧？”

李群关上窗户和门说：“你是个痛快人。我问你，缺钱不？”

胡健心想，我他妈要是不缺钱，全世界人都不缺钱了。“缺。”

李群问：“想不想赚钱？”

胡健说：“想。”

李群问：“想不想赚大钱？”

胡健说：“太想了。不知道上哪去赚。”

李群问：“杀过人吗？”